

沙鸥翔集
◎彭常青

沉舟侧畔

——谨以此文献给如东凌洋围垦工程2.5万名民工

◎张文华

我驱车从如东县城出发,经223省道,沿范公堤海防公路向西行驶。隔着车窗远远望见一棵蓬松如帐的老朴树,接海天于晨曦,沐沧桑之浩瀚,这就是独立海边几百秋的千里海堤第一树——蓬蓬树。在它脚下,长角河水缓缓流淌。我的老家就在长角河南岸,我已闻到老家烟火的味道。

我驱车沿着洋口大道向北行驶3公里,至洋口外闸东侧,当我穿过黄墙黛瓦、古朴森森、香烟缭绕的海印寺后,映入眼帘的是一段长长的海堤。海堤南侧是省级沿海经济开发区星罗棋布的高楼、鳞次栉比的厂房。看到这段海堤的一刹那,我的热血触到故乡海水的体温,凉凉的,令人兴奋。

30年前的一个冬天,新中国成立后如东第12起围海造田工程——凌洋围垦工程在这片古老的滩涂上拉开帷幄。凌洋围垦之所以选择在冬天进行,围垦指挥部主要考虑的是其时潮位低,怪潮少,人工修筑的防潮堰堤不易被海浪摧毁。凌洋围垦那年,27岁的我就在范公堤下以千里海堤第一树命名的村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由于50多岁的村支书刚住院做了手术,上级下达的凌洋围垦任务便由我代理负责。

1995年11月25日,如东凌洋围垦工程正式打响。清晨5点,全村15辆拖拉机全部发动,村头村尾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声,将民工源源不断地送到十公里外的海滩。上午8点,潮水退去,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到处都是涌动的人潮声、铿锵的号子声、机器的轰鸣声……民工们顶着刀割的寒风、冰冷的海水、刺脚的薄冰,挑着沉重的担子你追我赶,来回奔跑在这片沙滩上。一望无际的滩涂如同泼了油一样地湿滑,每时每刻都有人摔倒了爬起来。

如东凌洋围垦光荣乡指挥部分解给我村的任务是:在30天内垒成一条长五百米、底宽四十五米、高二十米、上宽十五米的围海大堤堰。因为农历十一月初二、初三将迎来周期性七潮水、八潮水潮汛,古有“七潮、八潮如马跑”之说,再加上西北寒流南下,有风即有潮。若不与海水抢时间、争速度,大潮加上大风合力冲击,刚垒起的

堤堰将会前功尽弃。

我们动用了全村所有的力量,每天组织起八百人的队伍。但凡能挑担的、能挖土的、能推独轮车的,上至七十多岁、下至十六七岁的男女老少齐上阵。

六组的李明山当年65岁,在水泵抽沙滩积水的过程中,由于柴油发动机受冻,难以启动。他用双手去转动发动机飞轮时,左手大拇指被绞进三角皮带盘,当即截断,掉在泥浆里。我们用拖拉机把他送到乡卫生院。简单包扎后,医生直言整个南通地区只有南通附属医院才有希望帮他接上断指,而且必须在24小时以内……当时乡卫生院没有救护车,我急忙叫来一辆面包车,送他去南通附属医院。他死活不上车,说道:“我这么大年纪了,断了一根,还有九根,不影响劳动,费这么大劲干吗?”他脾气倔强,我拗不过他。

二十八天后,我村新筑的防潮堤堰终于与兄弟村会围,堤上交界的豁口也用大量泥土填埋、夯实。我组织民工对北坡和堤顶反复用泥块再修补、再夯实。同时,根据指挥部要求,村里每家每户捐出两个蛇皮袋,全村共捐出1400个蛇皮袋,全部装满泥土,堆在海堤上坡,做好护堤准备。

1995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八潮水。天空乌云密布,远处的海面已升腾起八级海风,瞬间西伯利亚气流裹着大雨奔袭而来,巨浪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尽管几天前,接指挥部通知,我村已组织百名精壮劳力做好护堤准备,严阵以待。但面对如此狂风、暴雨、巨浪,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到一个小时,与兄弟村刚黏合的交界处便被海潮撕开一道口子,海浪汹涌而来。指挥部迅速调集早已准备好的一艘渔船,通过机械牵引堵住决口,我带领全村护堤民工迅速将堤坝上的吹沙袋、水泥板、木桩、石块填进决口处。赶来增援的两台重型挖土机开足马力,怒吼着将泥土推进决口处,发动机冒出的黑烟在风雨中盘旋。经过三个小时与风浪搏斗,终于堵住决口,这时潮水也开始落潮。在场的所有民工都松了一口气,这时,大家才发现,尽管穿着雨衣,但每个人的棉袄都湿透

了,手都冻僵了。指挥部通过高音喇叭命令我们撤离。

第二天早上,当我带着民工们赶到工地时,风已停了,雨也歇了,一轮红日正从远处的海平面冉冉升起。刚筑好的11公里海堤已是千疮百孔,我们与兄弟村的海堤交界处,那条20多吨的水帆船已和地面垂直,船头已钻进20米深的海堤底部,尽管海堤底部裂开了一个大洞,但船身牢牢掐在堤的中部,硬生生扛住大风大浪的袭击,保护住人工筑挡的潮堰堤。

我组织民工们迅速修补挡潮堤堰,凌洋围垦指挥部也调来刚购置的新式泥浆泵吹填堤身,通过机械化抛石加固和土堤加高培厚工作,加快了围垦工程进度。

此次凌洋围垦工程历时76天,如东沿海周边乡镇共出动民工2.5万人,土方工程308万立方米,围垦海堤长度11公里,围垦面积3.5万亩。

新中国成立后,如东先后进行24次围垦,先后出动民工43.13万人,构筑土方工程4685.8万立方米,围垦面积57.88万亩,围垦海堤长度230.867公里。上溯到2700年前的西周时期,长江入海口大大小小的洲群陆续出水,逐渐涨成卵形沙洲,是为古扶海洲。从唐朝李承修筑捍海堰,到北宋范仲淹修筑百里范公堤,直至民国初年张謇创办大豫公司,废灶兴垦,种粮植棉,逐步使荒芜海滩变成了可供人类居住的家园,才有了百万皋东人民的栖息地。如东围垦就是半部如东史。作为在南黄海边长大的渔民后代,对大海有着特殊的情感并沿着祖辈和先贤的足迹,我有幸参加了凌洋围垦工程。

时光荏苒,一转眼近30年过去了。当年和我一起参加凌洋围垦工程的全村800多名父老乡亲好多已不在人世。今天,当我怀揣着虔诚的灵魂、迈着朝圣的脚步登上这道捍海大堤,笔直伸向远方的海堤雄伟而悲壮!在这个如日东升的地方、在这个扶海之洲,先辈们与风浪搏斗,向大海要地,辟我草莱、百转千回的那份虔诚、那份朴素的信仰不断演绎着这方水土上的苦难与辉煌!就像故乡海滩上潺潺的水声,永远流淌在我的骨髓里,经久不息……

细碎的颤音

◎王海波

心窗
片羽

1. 时间的沙漏在一点一点静静地流淌,生活处处是风景,刚好的地点、正确的视角,总会给人不一样的美。就像这一刻,我站在西双版纳橡胶林边缘,看第一缕阳光切开青灰色的帷幔,千万片叶子同时抖落宿露,好像无数只小手在半空合十。

割胶人的胶桶挂在树腰,乳白色的汁液正顺着碗口大的割痕滚落,桶里的乳浆已积了小半,那是树的眼泪。

2. 小鸟的啼叫从树冠层炸开时,我盯着一株附生在古树上的石斛。叶子托着三朵紫白色的花,花粉乘着微风,飘向另一株开败的石斛。

附生植物从不扎根土地,却懂得借高枝承接阳光,用叶片收集雨露,在乔木的肩头开出不属于任何根系的繁花,这是雨林里最轻盈的谐音。

绞杀榕的根系将宿主乔木缠得喘不过气,树皮上的裂缝里渗出琥珀色的树脂,若干年后,当宿主轰然倒地,绞杀榕会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在腐殖质里埋下新的轮回。

3. 午后赶去看一场演出,泼水节的广场上,傣族少女的筒裙是流动的虹。扎歪髻的男子跑过来,手里的水盆泼出半捧清水,淋在妇女头上,水珠飞过之处,女人们笑得前仰后合,鬓间的白花簌簌落在红绸筒裙上。我一个人买了一只雪糕,坐在那张小条凳上,面对拥有千人的热闹广场,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仿佛离人间很近,又很远。

4. 雨来得毫无征兆,刚在野象谷晒得冒油,这才多会儿,铺天盖地的雨就来了。第一滴雨砸在芭蕉叶上时,整座森林突然响起噼里啪啦的鼓点,雨水聚成溪流,顺着叶脉跌进枯枝败叶的海洋,积水的凹地很快成了虫类的舞台。

我在那片湿地停下来,雨后的湿地是另一场盛宴。水葫芦开着紫蓝色的花,浮在镜面般的水面上,根须在水下织成绿网,为幼鱼提供庇护。芦苇丛里传来窸窣响动,三两只不知名的小鸟钻出来,红喙啄着水生昆虫,脚爪踩过浮萍,在身后拖出长长的水痕,惊起的涟漪撞碎了漫天空灵静逸。

5. 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绿叶,在地上投下铜钱大的光斑。沿着湿润的红土小径往寨子去,竹楼的尖顶从油绿的芭蕉叶间冒出来时,正撞见一名老妇人坐在木凳上捣纸浆。她面前的陶盆里浮着桑树皮纤维,木槌起落间,阳光忽然斜斜切进来,那些悬浮的纤维便成了游动的金箔。

我蹲下来,指尖触到盆沿凝结的纸膜,粗粝得如古树的皮肤。在寨子里遇到一个能说会道的少妇,填补了我对寨子的空白。

6. 原来西双版纳的美,从来不在那些被标记的景点里,而在每片叶子的颤动中,在每个手掌的温度里,在时光与万物共生的韵律中,比天空更纯粹。当你学会用皮肤感受湿热的风,用耳朵捕捉树汁滴落的节奏,便会懂得,西双版纳每片叶子都在呼吸,每根藤蔓都在书写,每个生灵都在参与这场永不停歇的生态叙事,都是自然与文明最动人的私语。

而我们不过是其中最年轻的读者。